

■
张小娴 著

卖海豚的女孩

■ ■ ■ ■ ■ ■ ■
南海出版公司



《荷包里的单人床》

《三个 A CUP 的女人》

《面包树上的女人》

《卖海豚的女孩》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0-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卖海豚的女孩/张小娴著. -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1.3

ISBN 7-5442-1766-3

I. 卖…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2791 号

MAIHAITUN DE NUHAI

卖 海 豚 的 女 孩

作 者 张小娴（香港）
责任编辑 袁杰伟 杨 雯
封面设计 蒋 艳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08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1766-3/I·337
定 价 15.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自序



今年三月，我的八本散文集正式在大陆出版发行，我也有机会到北京和上海跟读者见面。无论是在书店的座谈会或大学的演讲会上，我看到的都是年轻的面孔。除了对我的书提出意见之外，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我书里面的爱情观。

有男人和女人的地方，便有爱情。地域和方言，并不会成为障碍。关山之遥，也阻隔不了我们对爱的寻觅和追求。我们同样生活在一个纷乱和寂寞的都市里，香港、台湾、日本或大陆，也没有分别。我从来不担心我的书离开了香港会失真，在情爱和文字的世界里，我们早已经超越了年龄和背景。

三月份的那一次大陆之行，许多读者也热切地问我：“你的小说什么时候出版？”他们早已经从另外一些渠道读过我的小说了，也有读者专程托朋友从香港买回去。现在，我的四本小说《面包树上的

女人》、《卖海豚的女孩》、《三个 A Cup 的女人》和《荷包里的单人床》正式授权“南海出版公司”在大陆出版发行。我衷心希望，你们在这些故事里找到共鸣，也找到慰藉。

常常有读者问我，我最喜欢自己哪一部小说。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写的时候，我是喜欢的。隔了一段很长的日子之后重读一遍，我怀念的，是当时的自己。

人在不同的时候，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自己的书如是，爱情也如是。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昨天收到一位女孩子的信，她说：“也许我还年轻吧，我相信两个相爱的人是可以排除万难的。”

我也相信爱情可以排除万难；只是，排除万难之后，又有万难。这是我永远相信的。

张小娴

二〇〇〇年八月九日

于香港家中



目 录

1

第一章 亡命的邂逅

49

第二章 爱情的伤痛

91

第三章 深情的呕吐

137

第四章 海豚的搁浅

184

第五章 随风而逝的味道

第一章 亡命的邂逅



“各位先生女士，这是一场亡命表演！”

翁信良第一天到海洋公园报到，刚刚进入公园，便听到透过扩音器的宣布。他在日本那边的海洋公园当过三年兽医，知道所谓亡命表演是跳水员的高空跳水。他们通常是黑人和白种人，薪酬相当高。三年前，翁信良到日本海洋公园报到的第一天，便有一名年轻的跳水员从高空跃下时失手，头部首先着地，发出一声巨响，在池边爆裂。旁观者在历时二十秒的死寂之后，才陆续发出尖叫。那是一位名叫鲸冈的日本青年。他的家人事后得到一笔丰厚的保险赔偿。

翁信良本来不打算看以下这一场亡命表演，日本青年跳水员的死状仍然历历在目。今天是星期天，围观的男女老幼把一个仅仅十米水深的跳水池

包围着，等待别人为他们亡命。

在梯级上攀爬的是一名黑发的黄种女子，她穿着一件粉绿底色铺满橙色向日葵图案的泳衣，背部线条优美，一双腿修长结实，乌黑的长发束成一条马尾。她一直攀爬到九十米高空，变成一个很小很小的人。女郎面向观众，轻轻挥手，她挥手的动作很好看，好像是一次为了追求梦想的离别。

翁信良看得胆战心惊。

跳水员在池中等待女郎跳下来，群众引颈以待。女郎轻轻地踏出一步，三百六十度转体，她从九十米高空上以高空掷物的速度迅速插入水中，池水只是轻轻泛起涟漪。

女郎冒出水面的一刻，获得热烈的掌声，她的名字叫于缇。

于缇在翁信良身边走过，意外地发现这个陌生的男人长得很好看。她回头向他微笑。

翁信良看着她的背影，她从九十米高台跃下的情景突然变成了一连串慢动作，在翁信良的脑海中重播一次。

翁信良到兽医办公室报到。公园缺乏兽医，所以星期天也请他上班。主任兽医大宗美是日本人，





很喜欢翁信良会说日语。

翁信良第一个任务是到海洋剧场检查一条海豚。

海洋剧场正有表演进行，四条海豚跟着音乐的节拍在水中跳韵律泳，穿萤光粉红色潜水衣的短卷发女孩随着音乐在岸上跳起舞来。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线，两边嘴角移向脸颊中央，好像一条海豚，她仿佛是第五条海豚。女孩倒插式跳到水中，跟其中一条海豚接吻。她接吻的姿态很好看，手抱着海豚，闭上眼睛，享受这亲密的接触，好像跟海豚恋爱。

翁信良着手替患病的海豚检查。

“它叫翠丝。”

跟海豚接吻的女孩回来了，她轻轻地抚摸着翠丝的身体。

“它跟力克是恋人。”女孩说。

“力克？”翁信良检查翠丝的眼睛。

“刚才跟我接吻的，便是力克。”女孩协助翁信良检查翠丝的口腔。

“它患了感冒，我开一点药给它，顺便拿一些尿液。”

“你是新来的禽兽医生？”

“禽兽？是的，我专医禽兽。”

“你从前在哪里工作？”

“日本的海洋公园。”

“嗯。怪不得你有点像日本人。”

“是吗？”

“好像日本的男明星。”

翁信良失笑。

翁信良吹出一串音符，池里的四条海豚同时把头插进水里，向翁信良摇尾。

女孩吃了一惊：“它们为什么会服从你？不可能的，它们只服从训练员。”

翁信良继续吹着音符：“他们知道我是新来的兽医，特地欢迎我。”

女孩不服气：“不可能的。”

翁信良笑说：“海豚是很聪明的动物，科学家相信，不久将来，能够和人类说话的，除了猩猩，便是海豚。”

翁信良吹完一串音符，四条海豚又安静下来，女孩满腹疑团。

“到底——”女孩正想追问。

“表演开始了。”翁信良提醒女孩。

女孩回到表演台，翁信良提着药箱离开剧场，





她还是不明白海豚为什么会服从他。

下班的时候，翁信良看到女孩坐在公园外的石阶上。

“你还没有告诉我，我的海豚为什么会服从你。”女孩说。

“你的好奇心真大。”

这时于缇也下班了。

“这是我们新来的禽兽医生。”女孩说，“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翁信良。你呢？”

“我叫沈鱼，这是缇缇，她是高空跳水的。”

“我刚才看过。”

“我们打算吃饭，你来不来？”沈鱼问翁信良。

“好，去哪里？”

“去赤柱好不好？”沈鱼说。

他们刚好赶及在夕阳下山前来到赤柱。

“在亡命跳水员中，我还没有见过中国女子。”翁信良说。

“缇缇的爷爷和父母都是杂技演员，她胆子大。她不是公园的雇员，她是跳水队的雇员，她每年只有一半时间留在香港表演。”沈鱼说。

“我习惯了四海为家。”缇缇说。

沈鱼连续打了三个喷嚏。

“你没什么吧？”翁信良问她。

“我鼻子敏感，常常浸在池水里，没办法。”沈鱼说。

“你为什么会当起海豚训练员呢？”

“我喜欢海豚，又喜欢游泳，顺理成章吧。你为什么会做兽医？”

“很长篇大论的。”

“说来听听。”

“我小时候养了一只狗，我爸爸死了，后来，妈妈也死了，我的狗还没有死，一直陪了我十四年。然后，有一天，它患病了，终于离开了我，我哭得很厉害。本来打算当牙医的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想当兽医。”

“原来是这样。你还没有告诉我，海豚为什么会服从你，你吹的是什么歌？”

“你说这一段？”翁信良吹出一串音符。

沈鱼点头。

“是我在日本学的，这是跟海豚的音波相同的，任何一种海豚都能明白。别忘了我是兽医。”

“是吗？”沈鱼学吹这一串音符。





第二天早上，沈鱼对着海豚吹着相同的一段旋律，可是海豚并没有乖乖地向她摇尾。

“不是这样，还差一点点。”翁信良提着药箱出现。

“翠丝怎么样？”翁信良问沈鱼。

“你看！”

翠丝跟力克在水里翻腾，它看来已经痊愈了。

“海豚有没有爱情？”沈鱼问翁信良。

“没有人知道。”

“我认为有。你听听，它们的叫声跟平常不一样，很温柔。它们的动作都是一致的。力克对翠丝特别好。本来是米高先爱上翠丝的。”

“米高是另一头雄性海豚？”

沈鱼点头，指指水池里一条孤独的樽鼻海豚：“但力克打败了米高，在动物世界里的爱情，是强者取胜的。”

“人类也是。”翁信良感慨地说。

“不。太刚强的人会失败，弱者不需努力便能赢得一切。”

“动物对爱情并不忠心，海豚也不例外。”

“忠心也许是不必要的。”沈鱼说，“男人有随便择偶的倾向，他们对性伴侣并不苛求，卖淫是全



球各地男性也需求甚殷的一种服务。”

“我没有试过。”翁信良说。

沈鱼噗嗤一声笑了：“为什么不试试看？”

“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不介意你男朋友招妓的吗？”

“如果我是男人，我也会试一次。”

“我曾经陪朋友去招妓，他有心脏病，怕会晕倒，要求我在附近等他。”

“结果他有没有心脏病发作？”

“没有。那一次，我在街上等了两小时。”

“你女朋友没有骂你？”

“我那时没有女朋友。”

“现在呢？”

“现在也没有。”

沈鱼看到翁信良的药箱里有一张订购歌剧的表格。

“你想订购这出歌剧的门票？”

“是的，从前在英国错过了。”

沈鱼把表格抢过来：“我有办法拿到前排的座位，三张票怎么样？你请我和缇缇看。”

“不成问题。”

沈鱼下班后赶快去票房等候门票，她哪有什么

门路？只是没想到排队的人竟然那么多。



翁信良刚刚准备下班的时候，缇缇来找他：
“我的松狮病得很厉害，你能不能去看看它。”

“当然可以。”

翁信良跟缇缇一起坐计程车去。

“对不起，麻烦你。相熟的兽医早就关门了。”

“不要紧，你在香港有房子吗？”

“是我舅父的。我来香港就会住在这里。”

翁信良来到缇缇的家，松狮无精打采地伏在地毯上。

“它整天泻肚。”

“它患了肠胃炎，如果再延误，就性命不保了。”

翁信良替它注射：“它叫什么名字？”

“咕咕。”

缇缇送翁信良到楼下，经过一个公园，缇缇攀上钢架，向翁信良挥手：“你也来。”

“不。我畏高。”翁信良尴尬地说。

“真的？”缇缇不相信翁信良是个畏高的大男人。

“那么我要下来了。”缇缇站在钢架上，张开双



手，踏出一步，以跳水般的优美姿态跳到地上，轻轻着地，轻轻鞠躬。

“你只有一个亲人在香港吗？”

“嗯。我父母都住在法国。他们从前是国家杂技团的。”

“回去了。”缇缇说，“今天晚上很冷。”

“是的，入冬以来天气一直暖和，今天早上还很热，现在忽然刮起了大风。”

缇缇向翁信良挥手道别：“谢谢你。”

“今天晚上抱着咕咕睡吧，它需要一点温暖。”翁信良说。

在文化中心的票房外，寒风刺骨，沈鱼要不停地做原地跑步来为身体增加热量，尚有几个人便轮到她买票了。她想着翁信良的脸，心里突然有一股暖流。

第二天早上，沈鱼跑进翁信良的工作室。

“三张门票。”沈鱼把三张门票交给他。

“谢谢你，多少钱？”

缇缇也来了：“咕咕今天没有泻肚了。”

“你看过咕咕？”沈鱼问翁信良。

“昨天晚上它患了肠胃炎。”